

從聊齋看蒲松齡與科學弊病

張瑋玲。私立曉明女中。二年己班。

聊齋誌異

蒲松齡

民國八十一年/初版/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從聊齋看蒲松齡與科舉弊病

壹●前言

傳奇體小說是在明末至康熙年間臻於極盛的，與其歷史機緣自是密不可分。清廷實行了殘酷的文字獄，加強了對漢族士大夫思想、言論的箝制，儘管如此，但在蒲松齡的作品中仍表現有客觀或隱約地表示了對清的某種程度的不滿以及對前朝的夾雜著人生幻滅的懷古之情；由於在人生道路上屢經挫折，科舉考試始終不得意的蒲松齡在小說中的情感更顯悲忿真緻，但為什麼能寫出內容豐富的《聊齋誌異》且被喻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為傑出的傳奇小說家蒲松齡會屢屢遭到挫敗呢？筆者跳脫出一般人以《儒林外史》來研究清代科舉，而以志怪鬼神著名的《聊齋誌異》來探討。

貳●正文

一、蒲松齡簡評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蒲松齡年十九，參加了童子試，經過縣、府、道三次考試都是第一名，成了秀才，參與童試時得到了當時文壇領袖山東學政施閨章的賞識(施閨章對蒲松齡的評價非常高，批語中說蒲松齡的答案是「空中聞異香，百年如有神」、「真足以維風移俗」，「觀書如月，運筆如風，有掉臂遊行之樂」。)，一時文名大譟。」(註一)

和一般清代讀書人一樣，雖然出生於書香門第但因父親為商人家裡又是種地的，蒲松齡自小便是努力讀書以便早日考取功名，謀個一官半職；又幸而得但當時文壇領袖的賞識，那時安徽宣城的施閨章正主持山東的學政，主張取士應該先實行而後文藝，因此蒲松齡很得他的賞識，而兩人也成為文章知己。施閨章的賞識及一開始考試的順利讓蒲松齡對未來的科舉之路充滿了信心。

「蒲松齡於四十四歲這年，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終於得到補廩的機會。但考了幾次，仍然沒有考中舉人。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蒲松齡五十一歲，又去濟南參加鄉試，但在第二場卻因故被趕出了場屋。……」(註二)

但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接下來的科舉考試卻連連失利，往往都名落孫山，雖在十九歲同生試當中連中三元，但在此後的二十五年連個舉人也沒考取，直至七十二歲也才補為歲貢生(相當於舉人資格)而已。蒲松齡歲在《聊齋誌異》中對科舉考

試的危害與弊端揭露的很深刻，但在其一生中直到臨死也沒有真正鄙視過科舉，自覺「世人原不解憐才」、而自身為「一事無成身已老」，只有悲痛與悔恨罷了！

二、聊齋內容論科舉

從篇目上來看，對科舉制度的控訴、揭露類的數量不算多，但大都凝聚作者強烈的情感，廣泛而深刻的抨擊八股取士的科舉罪惡與弊端。

01. 羅剎海市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註三)

「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群嘩而走。」(註四)

「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此處美指相貌醜)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註五)

「拾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註六)

這篇是蒲松齡憤世嫉俗的代表作。所謂羅剎即羅剎國，在此國度裡用人取士只重形貌，不重文筆，這不奇怪嗎？空有一張面皮卻一張嘴就吐出粗言粗語，蒲松齡影射考官取士重外表不重內涵，且故意將美醜對掉，醜者顯貴，美者悲賤，暗諷因投機選上的文士其心如貌猙獰醜陋。若要取得高官厚祿，還得以煤塗面，醜化自己，馬駿則感而言：「嘻！遊戲猶可，何能易面目圖榮顯？」這番話其實是作者蒲松齡的心聲。

02.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居，投次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註七)

此段以短短幾句交代當世讀書人只為求功名利祿，連基本的禮貌答禮都視之鄙夷，批科舉以八股抑制士人思想，而將聖賢之書拋之腦後，實而不可取呀！

「既而場後……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送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註八)

「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註九)

「生(指餘杭生)托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註十)

「數日榜放，生(餘杭生)竟領薦；王(王平子)下第。」(註十一)

以虛構的盲僧，辛辣地嘲諷那些眼盲耳聾的主考官。「黜佳士而進凡庸」，已成科舉制度的流弊，昏庸的主考官盡錄用低俗的士人，這又怎能談得上是為國家選拔棟樑之才！但字裡行間蒲松齡還是淡淡的表現出懷才不遇和知己之感的感慨。

03. 其他

在〈王子安〉一文當中，清晰的刻劃被八股取士摧殘得殘破不堪的身心，被科舉左右自己的情緒，明細的描繪出秀才入考場參加科舉前後的心理狀態。

〈葉生〉中的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後來在鄉試中，「依然鍛羽」中於病倒死去了。

參●結論

蒲松齡在考場中滾爬了一輩子，對科舉的罪惡十分清楚，在《聊齋誌異》中以突出的人物性格帶出主題及強調的部分，以志怪鬼神敘述一篇篇當時科舉的不公與弊害。蒲松齡以幽默諷刺的筆調成了第一個集中揭示科場虛偽性和腐朽性的作家。

肆●引註資料

註一、《聊齋誌異的傳說》頁 398。

註二、《聊齋誌異的傳說》頁 401。

註三、《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21。

註四、《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22。

註五、《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23。

註六、《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23。

註七、《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92。

註八、《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94、195。

註九、《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95。

註十、《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95。

註十一、《聊齋誌異》臺北市：錦繡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 195。

伍●參考資料

- 1、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臺北。洪葉。1995。
- 2、楊昌年。《聊齋誌異研究》。臺北。里仁。1996。
- 3、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臺北。正中。1995。
- 4、《聊齋誌異》。臺北。錦繡。1992。
- 5、清代小說—聊齋誌異

<http://sokamonline.com/C-Lit/Qing3b.cfm>